

舊時王謝堂前燕

飛入尋常百姓家

(上)

● 藹 維

(彩色圖照刊第五頁)

自幼仰視母親，如望天上璀璨明星；她雍容清麗的光彩，總教人驚艷難忘。獨特的家世，造就其氣質與傲骨，近

半個世紀，「曾經滄海難為水」是她的心情寫照。偶爾提及往事，都與近代歷史名人有關。每每講完之後，加上一句喟歎：「跟你們說這些，你們也不懂！」

家母祖籍東北瀋陽，生長在河北天津。老家座落於英租界十九號路，佔地四英畝廣，他們所住的那一面，只有四個大戶人家：黎元洪、曹錕、卞家（天津八大家之一），和他們王家。

外曾祖父王迺斌，字恩溥，翰林出身，清末作過熱河兵備道臺。一九一九年，徐世昌當大總統、靳雲鵬（註一）組閣時，擔任農商總長。外曾祖父學養深厚

，其威嚴無比。母親小時候在大花園內嬉戲，只要一聽當差的喊：「大人到！」就嚇得躲到假山後頭，好半天不敢出來。

王府「往來無白丁」，接見賓客，非總理即大帥督軍之流。當時天津洋化，租界區規畫設計完善，遠較北平進步，因此大官退隱，皆赴天津購屋居住。

某日，來了一位客人，頗識古董，閒談之間，瞥見茶几上一只煙灰缸，質地特殊，拿起把玩一番，不禁歎道：「您們家真闊氣！把宋朝筆洗當煙灰缸用！這是一種蘊含紅寶的礦石……。」曾

外公吩咐當差的趕緊收藏起來，消息傳出，一位外國人士，想出五萬八千銀元收購（參註八「法幣」），他毫不考慮，予以回絕，並正色說：「此乃國寶，

不可外流！」母親每提這一段，就難掩欽服之情：「爺爺實在很愛國！」

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，全國抗日情緒沸騰，旅居天津的東北老老臣們非常憂心東北的前途。同時，國際聯盟議員由英、美、法、德、義五國組成調查團，赴中、日兩國調查此一事件。李頓擔任團長，故又稱「李頓調查團」。

近代天津十大寓公一書（註二）記載：「一九三二年四月九日上午八時，李頓調查團抵津，下榻天津西湖飯店。

……鮑貴卿、吳景濂、王迺斌三人也被接到西湖飯店，首先由省政府秘書帶他們會見中國政府代表顧維鈞、王廣忻等一行，暫短交談後，三位元老由顧維鈞陪同會見調查團。……」

會議結果不了了之，但原先擬由旅居平津的這三位東北元老——吳景濂以民意代表身分、鮑貴卿以東北軍人立場、曾外公王迺斌代表東北農工商各界，譴責日寇危害東北的罪行，他們也義不容辭參與會見國際調查團一事，並提交日本入侵東北的抗議書，費心盡力，完全是出自一片「愛國愛鄉的至誠」！

一九三七年，抗日戰爭爆發，平、津相繼淪陷，曾外公吩咐長子（我外公）

，每天夜裏用短波收音機偷偷收聽重慶廣播，逐字抄寫，第二天呈給他看。那時播音員唸稿的速度十分緩慢，好讓收聽者趕得及抄錄下來，所以又稱「紀錄新聞」。

曾外公不僅學博識廣，且懷老臣忠款之忱。初時，日本人三番兩次要求他長子出任天津市市長或社會局長，曾外公堅持不肯答應，理由就是：「有一天中央政府軍打回來，我們怎麼交代？」

一九四五年戰爭終於勝利，次年初農曆臘月，曾外公因感風寒，身體不適，本應延請對門的翁文瀾醫師（前行政院長翁文瀾之弟）看診，偏偏他有事外出，我外公著急，找了某戒煙醫院院長

來，打了一劑強心針，竟然遽然長逝，時年七十有三。家人驚痛難抑，事後深覺老人家沒目睹國局的不堪亂象，走得適逢其時，仍屬有福之人！

外祖父王家瑞，字少溥，自東北法政學院畢業。中英文造詣俱優，外型英挺俊拔，風度翩翩。為人豪爽公正，喜行俠仗義。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，外祖父才廿七歲，即擔任顧問。中國派往赴會的，除顧維鈞、王寵惠、施肇基三位代表之外，還有四個顧問。

筆者表兄姊幼年皆親炙外公，得瞻仰其丰采，形容他親切溫暖之外，儒雅帥氣，極具派頭。他們曾看過一張華盛頓會議七人的合照，一律著黑色燕尾服，繫白色領結，背面留著「七隻羊」的漂亮字跡。因外公生肖屬羊，大家原以為這七位都肖羊。近日表姊求證於顧維鈞先生後人，得知顧生肖屬豬，年紀應長於外公，之所以戲稱「七隻羊」，或因依洋人禮俗，穿上燕尾大禮服，幾位仁兄狀似七隻羊兒……。可惜文革之後，珍貴相片，盡付之一炬。

九一八事變之前，外公曾任瀋陽縣

縣長，回天津之後，任天津土地局局長，友人暱稱為「土地爺」。平素交往者，多屬宦門之後，彼此熟稔而結成兒女親家。母親的四姑嫁給吳俊陞之孫（註三），五姑適袁世凱之孫——袁六爺克桓（心武）之子袁家宸（亦名袁復）。

外公與張學良同輩，曾外公既位居政府要職，與東北同鄉張作霖自然相熟。中華民國史事日誌中記載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四日：「張作霖之代表王迺斌到北京，勸段祺瑞信賴靳雲鵬。」其間勢必隱含一番曲折，僅能大約窺知張對曾外公的倚重。

一九二八年六月三號，外公與靳雲鵬、鮑貴卿（註四）、潘復（註五）等人，陪同張作霖乘專列車返回東北，吳俊陞則專程去山海關迎接張。晚上七點，火車從北京出發，經過天津站時，靳雲鵬與潘復因特殊情况，不得已下了車（註六），鮑貴卿接獲小兒子剛出生的消息，急欲去天津醫院探望，也先行下車。外公與隨從宋文祥略事休息後，次日黎明即起，到張大帥那兒問安、順便談了些事，講罷欲回自己的包廂，剛走到車尾，突然聽見轟然巨響爆炸聲，一

旁的文祥趕緊護主；把他撲倒在地。外公鼻尖遭飛射的碎玻璃劃破，並無大礙，不知同一時間，張作霖已「被炸出三丈多遠，仰面朝天，躺在鐵軌南側……」（註七）吳俊陞當場被炸死，張的傷勢太過嚴重，急速送回大帥府，搶救亦告無效。消息迅速傳開，王府上下焦急萬分，外公打電話報平安後，全家這才放下心來。

出事地點在皇姑屯的南滿路與京奉路交口，火車必經一座旱橋，兩天前，日本人預先將一百廿公斤黃色炸藥裝置於旱橋頭墩上，導火線引到二百公尺外的瞭望棚內，安裝好電流引爆器材，六月四日清晨五時許，火車行經此處，躲在棚內的日本人啟動電鈕，偏偏正中張作霖所在那節車廂。（照常理，炸藥應預藏車內，才可能如此準確。）

大難未死的外公，仍難逃過日本人的脅迫。對日抗戰期間，即使居住英國租界，仍屬淪陷之區，前已提及：日人再三要求外公出任首長而未果。一天夜裏兩點左右，外公正在專心收聽重慶的新聞廣播，日本憲兵隊突然來訪查，他

措手不及，一時愣住。旁邊擔任翻譯的同胞趕緊示意，叫他把收音機關上。日本兵翻箱倒櫃，找不出任何與重慶中國政府「勾結」的證據，於是把家中兩位男丁——外公的長子及三弟帶走。

這一次，曾外公著急了，闔家憂懼不已，折騰了許久，花了相當代價才把兩人贖回。迫於情勢，外公終於勉強同意出任，但只選擇作「新民會」的議長，理由是「此一職務不領薪水，又可代表人民說話」。（新民會相當於市議會三屆議長。）

八年戰爭結束，百姓欣喜若狂，然而人民苦等到的，是鉅大的心理落差與實際重創，順口溜應之而生：「無人不漢，無漢不好！」諷刺留在淪陷區的人都成了漢奸。又如：「想中央，盼中央，中央來了更遭殃！」外祖父當初之所以勉強從命，亦因衡量若由日人擔任「偽政府」職位，老百姓會更慘，倒不如犧牲自己、作溝通橋樑，還有緩衝餘地。

外祖父為避鋒頭，潛往東北。某日，法院來傳訊，長輩都不在場，母親的

大姐（我大姨）出面，來者問道：「王家瑞上哪兒去了？」大姨平靜地回答：「你知道我們知道，但我們不會說。」對方問不出個所以然，只得帶她回去應訊。大姨毫不畏懼，在法院中從容不迫地為父解釋：「……國民政府認為王家瑞是漢奸，日本人懷疑他與重慶方面有聯繫，我父親為了人民作事，吃力又不討好，裏外不是人……」第二天，當地報紙登此新聞，標題寫道：「王家瑞之女代父鳴冤」。

外祖父的餘生多在東北渡過，閒暇之餘，吟作詩賦，與文友唱和往來，極受尊重。一九五七年正月去世於瀋陽時，年方六十四歲。母親來台廿餘年後才輾轉獲訊，雖黯然神傷，知其父走得突然，並未纏綿病榻，且免遭文化浩劫劇痛，惋歎之外，亦稍寬慰。（未完待續）

【註解】

註一：靳雲鵬，山東人。一九一三年，卅六歲即任山東總督，曾三度組閣，為國務總理。

註二：《近代天津十大寓公》一書，天

津人民出版社發行。「東北元老會見國聯調查團」一事，見「錢裕子鮑貴卿」一文第一七三—七五頁。

註三：吳俊陞之子吳泰勳（行五），與

外祖父交情甚篤，本是平輩。母親之四姑年紀較小，嫁了吳俊陞之孫，我外公即變矮了一輩，但吳泰勳照舊稱他「大哥」，五姑情況亦然。嫁了袁世凱之孫，外公卻與袁六爺同輩。彼時世家聯姻，此現象屢見不鮮。

註四：鮑貴卿，遼寧海城人。曾任黑龍江、吉林兩省軍政長官，一九二八年出任北京政府審計院院長。

註五：潘復，亦曾任國務總理。一說潘復在天津下車，乃奉父命。十年後過世時，報章評曰：「孝心一點，多活十年。」

註六：《天津十大寓公》「靳雲鵬篇」

中記述：張作霖的專車返東北，到天津站稍作停留時，靳雲鵬的老友蘇麟匆匆跑來，手持道院老祖的壇訓，不准他與潘復二人出關，他們只好下車，倖免皇姑屯被炸之險。（所謂「道院」指的是天津佛教之「居士林」——清修之院，下野軍政人士多往聽經禮佛。一九三五年，孫傳芳即於此處被刺。）

註七：見郭銀福所著《近代天津八大軍事名人》：天津人民出版社發行。

註八：民國二十四年，國民政府改革幣制，規定以中央、中國、交通、中國農民四銀行之紙幣為「法幣」，銀本位幣一律收歸國有，禁止流通。民國廿二年，銀本位幣定名曰「元」，之前依據舊國幣條例，價格單位定名為「圓」，銀幣四種：一圓、半圓、二角、一角。鎊幣一種：五分。銅幣五種：二分、一分、五釐、二釐、一釐。當時小學教師每月二、三十元薪水，應付一家溫飽，綽綽有餘。

中外雜誌社稿約

- 一、本社園地公開，歡迎名人傳記、軼聞趣談、真實傳奇、中外古今、現代史話、回憶與隨想、醫學新話、科技新知等作品。
- 二、來稿請用稿紙繕寫，字體力求工整清晰，附照片插圖尤佳。
- 三、有關外國人名、地名等專有名詞，一律請加註原文。
- 四、來稿以白話文為限，對中外名人傳記，以近代現代人物為主，對傳主直稱其名，單名連名帶姓，不稱公稱者，稱先生，不空格，不抬頭，以突破時空限制，除特約稿件外，請勿超過五千字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）。
- 五、來稿一經採用，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。凡經由作者委請本社指定編輯增訂考證修飾文字內容，增加插圖後刊出之稿件，本社交由「聖文書局」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，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。
- 六、本社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得本社編輯委員會及作者本人同意，一律禁止轉載，如有侵犯者，當依法追究。
- 七、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、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。本社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，為精益求精，必要時將予刪改，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。
- 八、來稿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（請自行影印留底），來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。



藹維「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」圖照（文見卅九頁）

①一九二八年六月二日張作霖離開北京前留影。
②張學良（前左）與「李頓調查團」團長李頓（前右）合影。